

《黄帝内经》三阴三阳关阖枢说新论*

朱鹏举 鞠宝兆[#]

(辽宁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内经教研室 辽宁 110847)

关键词: 黄帝内经; 关阖枢; 开阖枢

中图分类号: R221.09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6.03.004

传世本《黄帝内经》中《素问》与《灵枢》皆有“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的记载^[1-2]。其文亦见于《针灸甲乙经·经脉根结》之中^[3],这就是学者常常提及的三阴三阳开阖枢之说。这几句话,不但有历代注释《素问》《灵枢》的学者加以发挥,且经常为治伤寒学者所征引。然正如学者所论,《黄帝内经》所谓“开”实是“关”之误字,故本文径以关阖枢为题。

1 “开”系“关”之误

1.1 《黄帝内经太素》中的证据

《黄帝内经太素》是《黄帝内经》古传本之一,其文字要较王冰本《素问》与史崧本《灵枢》更近古貌,而在《黄帝内经太素》中,“太阳为开”与“太阴为开”中的“开”无一不作“关”字。

清代学者萧延平注意到了这一重要区别,故在校刊《黄帝内经太素》时,于卷五“阴阳合”中写下了如下校语:“按:太阳为关,‘关’字《甲乙经》《素问》《灵枢》均作‘开’,日本钞本均作‘關’,乃‘關’之省文。玩杨注,门有三义,一者门关,主禁者也。主禁之义,‘关’字为长。若‘开’字则说不去矣。再考《灵枢·根结》篇、《甲乙经·经脉根结》篇,于‘太阳为开’之上,均有‘不知根结五脏六腑,折关败枢开阖而走’之文,本书卷十‘经脉根结’与《灵枢》、《甲乙》同。前者以关阖枢三者并举,后复以为关为阖为枢分析言之,足证明后之为关‘关’字,即前之折关‘关’字无疑矣。下文‘太阴为关’与此同义,不再举。”^[4]这一段校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素问》《灵枢》《针灸甲乙经》中“开”字之误,认为《黄帝内经太素》作“关”是正确的。

又,在萧氏之前,日人森立之亦曾见到过一种《黄帝内经太素》抄本,虽其中的“关”与《黄帝内经

素问》一样误作“开”,但其根据杨氏注语仍准确得出了“开”为“关”字之误的结论^[5]。惜森氏所著《素问考注》近年来才得以刊行,故其说少为人知。

1.2 新校正提供的信息

在宋臣林亿等人对王冰本《素问》进行整理时,于“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句后云:“按:《九墟》‘太阳为关,阳明为阖,少阳为枢,故关折则肉节溃缓而暴病其矣……’《甲乙经》同。”^[1]于“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则云:“按《九墟》‘关折则仓廩无所输……’《甲乙经》同。”^[1]

《九墟》为《灵枢》古传本之一,宋臣所引内容见于今本《灵枢·根结》。将古《九墟》文字与今本《灵枢》相对照,可知其中一个最本质的变化就是:在今本《灵枢》中,诸“关”字皆已变成了“开”。不但如此,在今本《针灸甲乙经》中,这些“关”字也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开”,亦与宋臣所见有别。据此可知,在今本《灵枢》《针灸甲乙经》《素问》诸书中,“太阳为开”“太阴为开”乃至其他与这一学说相关的“开”字皆是“关”字之误,这也是学界前辈已经得出的结论。

1.3 《读素问钞》提供的信息

在元代滑寿编次、明代汪机续注而成的《读素问钞》中,所录经文为“太阳为关”“太阴为关”。对这两个“关”字,滑寿、汪机均未言有误,亦未言是其所改,且汪氏续注时引王冰注语亦作“关”,并加按语说:“愚谓‘太阳为关’至‘命曰一阳’一节,盖言太阳居表,在于人身,如门之关,使荣卫流行于外者周;阳明居里,在于人身,如门之阖,使荣卫守于内者固;少阳居中,在于人身,如门之枢,转动由之,使荣卫出入内外也常。三经干系如此,是以不得相失也。……故太阳虽为关,有邪莫能入;阳明虽为阖,无邪之可闭;少

朱鹏举,男,博士,副教授

[#] 通信作者:鞠宝兆,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内经》多学科理论研究, E-mail: jubaozhao@163.com

*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No. ZJ2015036)

阳虽为枢 其邪安从而出入进退哉? 后三阴仿此。”^[6]考经汪氏续注的《读素问钞》首刊于明正德十四年,而程确斋本始刻于嘉靖三年 刻成则在嘉靖五年^[6],均早于顾从德本(嘉靖二十九年),若再考虑到滑寿编辑此书更是早在元代,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早期的王冰次注本《素问》传本中,当有本作“太阳为关”“太阴为关”者,故才会用《读素问钞》如此转录。故今本《素问》“太阳为开”“太阴为开”的“开”当作“关”,其致误之时虽难确考,但最早亦当晚于王冰次注本《素问》。至于《灵枢》相关“关”字,据汪机续注引文,似其亦见过未误作“开”字者,或在其生活的时代尚有相关版本流传。今人整理的《读素问钞》,于此2“关”字径改作“开”,并王氏所续注文中“关”字亦颇有改作“开”者^[7],殊失妥当,附记于此。

2 关阖枢之说的理论意义

在确定开阖枢是关阖枢之误的基础上,方可考察三阴三阳关阖枢之说的理论意义。

《素问·阴阳离合论篇》:“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关,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与“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关,厥阴为阖,少阴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这两段论述表明,古医家是用关阖枢3者的关系来说明三阴、三阳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关于这一点,现存注家中,以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卷五·阴阳合》中的阐释最为详明。杨氏注云“三阳为外门,三阴为内门”,颇为形象地说明了三阴三阳经脉在人体的生理活动中,犹如两扇大门起着卫外屏障的作用,其中三阳为外门,三阴则为内门。不但如此,杨氏还结合经脉、脏腑关系对“太阳为关,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与“太阴为关,厥阴为阖,少阴为枢”分别做了详细阐释,云“夫为门者具有三义:一者门关,主禁者也;膀胱足太阳脉,主禁津液及于毛孔,故为关也。二者门阖,谓是门扉,主关(引者注:详杨氏注“厥阴为阖”文,此“关”字乃“开”之误)闭也;胃足阳明脉,令真气止息,复无留滞,故名为阖也。三者门枢,主转动者也;胆足少阳主筋,纲维诸骨,令其转动,故为枢也。”^[4]又云“内门亦有三者:一者门关,主禁者也;脾脏足太阴脉,主禁水谷之气输纳于中不失,故为关也。二者门阖,主开闭者也;肝脏足厥阴脉,主守神气出入通塞悲乐,故为阖也。三者门枢,主转动也;肾足少阴脉,主行津液,通诸经脉,故为枢者也。”^[4]据此可知,在第一道屏障外门中,太阳好比关(即门栓),阳明好比阖(门板),少阳好比枢(门轴);在第二道屏障内门中,则太阴好比关,厥阴好

比阖,少阴好比枢。作为一道完整的门,关、阖、枢虽是独立的组成部分,但功能上则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门的正常功能即体现在三者的密切配合中。

除了杨上善,王冰的注释本也符合经旨,只是由于王氏语较简略,其中的“关”字又在后世的辗转传抄刊刻中误为“开”字,致使后世学者误认为王氏是主张开阖枢之说的。遵照汪机所引,将王冰注语中的“开”字改作“关”而读之,“夫开(关)者,所以司动静之基(引者注《读素问钞》引文作“机”,义胜);阖者,所以执禁固之权;枢者,所以主动转之微。”将此文与杨上善的注语加以对比,可知2人之论如出一辙,均是强调作为一个完整的门,关、阖、枢所起的作用虽不尽相同,但密不可分。只是王冰注语不如杨氏详细,而且没有结合经脉、脏腑加以进一步阐释,故不如杨氏明了而已。

要之,经脉可分阴经、阳经,阴经、阳经可进一步分为三阴经、三阳经;经脉虽分三阴、三阳,但功能却密不可分,故古医家以关阖枢为喻,来论述三阴三阳的功能。这就是三阴三阳关阖枢之说的理论意义。

3 关阖枢之说的实践意义

3.1 《黄帝内经》相关论说

在《黄帝内经》中,前文曾多次提及的《灵枢·根结》曾用这一学说解释一些疾病的病机,云“太阳为开(关),阳明为阖,少阳为枢。故开(关)折则肉节渎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阳,视有余不足,渎者皮肉宛腠而弱也;阖折则气无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阳明,视有余不足,无所止息者,真气稽留,邪气居之也;枢折即骨繇而不安于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阳,视有余不足,骨繇者节缓而不收也,所谓骨繇者摇故也,当穷其本也。”又云“太阴为开(关),厥阴为阖,少阴为枢。故开(关)折则仓廪无所输膈洞,膈洞者取之太阴,视有余不足,故开(关)折者气不足而生病也;阖折即气绝而喜悲,悲者取之厥阴,视有余不足;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阴,视有余不足,有结者皆取之不足。”

因《黄帝内经》中类似这种具体运用的记述甚少,这一学说的具体实践价值如何颇不易知,故王玉川先生曾下论断说“至于开(引者注:王氏用“开”字是循传世本《黄帝内经》旧貌,事实上其是主改为“关”字的,此由其《运气探秘》一书可知)、阖、枢的实际科学意义,尚需随着整个经络实质研究的进展和突破,才能真正搞清楚。”^[8]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每一个中医学者借鉴。

3.2 伤寒学家对开阖枢的运用

大约自南宋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始,伤寒学者喜引《黄帝内经素问》三阴三阳开阖枢之说以解六经病机。然而,即便是我们抛开“开”为“关”之误这一事实,认为《黄帝内经》所论确实是开阖枢,这中间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无论是《素问·热论篇》,还是《伤寒论》,所述六经传变规律皆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序,而开阖枢的顺序则是三阳以太阳、阳明、少阳为序,三阴则以太阴、厥阴、少阴为序,二者之间显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对此,虽然古今中外的学者多持回避态度,但仍有学者提出了改良意见。约而言之,3种具体主张大致可分为两类:①调整六经传变顺序,具体主张又有将三阳病顺序调整为太阳、少阳、阳明与将三阴病顺序调整为太阴、厥阴、少阴的不同。前者首倡者是明代医家戴原礼:“太阳在表,少阳表里之间,阳明在里,自外渐入内,次第正当如此。果如《伤寒论》中所说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岂可第二日病在里而第三日方半表半里者乎?愚固不能辄反其说,然于心终所未安。”^[9]用词虽含蓄,但其以太阳、少阳、阳明为序的主张清楚可见。其后,日人丹波元坚所著《伤寒论述义》^[10],今人廖育群所著《岐黄医道》^[11]论六经病证次序皆与戴原礼同,疑是继承戴氏之说。后者则见于20世纪60年代编写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重订本《伤寒论释义》^[12]。②主张将少阴为枢、厥阴为阖改作少阴为阖、厥阴为枢。今虽未能确知此说最早始于何人,但至迟在20世纪60年代已较有影响,故姜春华先生曾表示反对说“有人云《伤寒论》以厥阴为枢,此话并无出处”。^[13]这些主张虽貌似不同,但皆有解决六经病证次序与三阴三阳开阖枢次序不同这一矛盾的学术诉求。

或许,因以上说法均缺少有说服力的根据,故多数学者论六经病证次序仍以《素问·热论篇》《伤寒论》为准,言三阴三阳开阖枢则以《素问》为据。笔者认为,关阖枢之说仅是一家之言,既然从《素问·热论》《伤寒论》原文中难以看出这一学说的影子,且我们于关阖枢之说又不甚了然,故大可不必引由此说之误所致的开阖枢来解释六经病证的传变,以免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前文提及的姜春华先生在批评“《伤寒论》以厥阴为枢”说时曾明确指出“张志聪注《伤寒论》,引《内经·阴阳离合论》‘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为说,陈修园、柯琴等均同,王、马、张各说虽

略有不同,然说明三阴三阳为一阴一阳,及开放、禁固、转运等则同,仅字义略有不同耳。《内经》系说阴阳之起结,表里之配合,实与《伤寒论》无大关系,后人牵强其说,故亦起不到何作用也。”^[13]虽然姜先生未言“开”为“关”之误,且议论仅是针对“《伤寒论》以厥阴为枢”而发,但立场是鲜明的,《内经》开阖枢之说实与《伤寒论》无大关系的结论亦堪称公允,值得我们重视。最新的中医药院校统编教材《伤寒论讲义》在阐释六经病病机时未再引开阖枢为说,可谓卓见,但在言及少阳病具体病机时,又时有枢机字样出现,或是由于成说影响太深未能尽汰的缘故。

4 结语

《素问》《灵枢》当中记载的三阴三阳开阖枢当作关阖枢,古医家借关阖枢喻三阴三阳之间在功能上既相互独立又密切配合的关系,而关于这一学说的实践意义我们还知之甚少。后世伤寒学者据此误文以开阖枢释六经病病机的做法实属牵强,这一思路理应摒弃。

参考文献:

- [1] 人民卫生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 上[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61-63.
- [2] 灵枢经[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16.
- [3] 皇甫谧. 针灸甲乙经[M].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08: 73.
- [4] 杨上善. 黄帝内经太素[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5: 59-60.
- [5] 森立之. 素问考注: 上[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191.
- [6] 滑寿. 读素问钞[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0: 卷上之二.
- [7] 滑寿. 读素问钞[M]. 汪机, 续注.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 11-12.
- [8] 王玉川. 运气探秘[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3: 9-12.
- [9] 戴原礼. 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8: 34.
- [10] 丹波元坚. 伤寒论述义[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 2-9.
- [11] 廖育群. 岐黄医道[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8: 145-147.
- [12] 成都中医学院. 伤寒论释义[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4: 7-19.
- [13] 黄儒珍. 谈谈三阴三阳与开、阖、枢问题[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62(10): 8-10.

(收稿日期: 2015-11-12)